

黑白之間吳清源



繽紛華夏 魯力

凡是喜歡下圍棋的人，莫不知曉吳清源。作為吳清源的同鄉圍棋迷，我懷着朝聖的心情拜訪了位於福州烏山路七十八號的「吳清源圍棋會館」。由於吳清源少年時代已離開中國，前往日本定居，他原位於北大路一百三十六號的故居「半野軒」早已物是人非，且因多手轉讓，房屋破敗而被拆遷，建了多幢高樓。福州市政府為了紀念這位圍棋「棋聖」，在二〇〇八年取得吳清源先生首肯後，在烏山腳下特別選了一幢清代的四合院，精心打造改建成「吳清源圍棋會館」，以傳承先生的棋藝與境界。

吳清源圍棋會館坐落在福州烏山南麓，粉牆黛瓦、灰塑彩繪，加上曲線馬鞍牆，這是一幢精緻典雅的古民居，與圍棋會館黑白格調有機融合，在鬧市喧鬧中獨享一份寧靜。一踏入通道，兩側是砂岩陰陽浮雕牆，上刻吳清源的「三三星天元」新布局的前十五手，以及他的「二十一世紀圍棋」核心思想——「六和之棋」。院中鋪着大青石板，在大廳前面有一個碩大的魚池，或紅、或黃、或白的錦鯉，在花粉葉綠的荷葉下游弋。整個院落清新古雅，花園假山魚池，綠樹成蔭，在滿院的翠綠中點綴

着紅藍黃白黑，散發着「棋聖」散淡清雅、高深清虛的風味。吳清源圍棋會館自開館以來，已成為福州以至全國圍棋比賽交流、圍棋文化展示、青少年圍棋培訓的重要活動場所，也是圍棋迷與「棋聖」粉絲的重要打卡之地。

據同行的福建師範大學俞教授介紹，吳清源之所以有超人棋藝，除了他的天賦之外，還與他從小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以及刻苦學習有關。他每天一手拿着棋書，另一隻手夾着棋子擺着棋譜，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練就了兩隻手都能飛快地打譜下棋的奇技。一九二三年，九歲的吳清源在北京圍棋高手聚會的「海豐軒」，與圍棋名手汪雲峰下了一盤讓四子的比賽，輕鬆獲勝。次年，吳父因病去世，吳家從此家道中落。十歲的吳清源就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任，他在天壇公園擺地攤，與人下棋掙錢。

這間會館的大廳上懸着「源頭活水」匾額。《易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萬事萬物都在千變萬化之中。只有敢於打破現狀，不斷創新，才能獲得長久的發展。吳清源深悟此理，他善於在黑白棋局之中，吸收各家之長，不斷突破，推陳出新。後來，東

渡日本的吳清源在高手林立的東瀛逐步展現了他的非凡棋藝。在日本的十番棋對局中他先後擊敗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等全日本頂尖的七位超級棋手，被稱為「昭和棋聖」。對吳清源的評價，我在會館裏看到日本著名棋手武宮正樹的親筆題辭：「遊神」。以及另一著名棋手林海峰的评价：「玄妙」。

吳清源開創性地引領了「新布局」的風潮，他提出了二十一世紀圍棋的「六合之棋」新理念。這是吳清源融合了自己畢生經驗和中國古代道家哲學，所提出的一種圍棋思想。所謂「六合」，在古文裏是宇宙的意思，表示東西南北的四方和上下的天地共六方。這就是說，圍棋的目標不是局限於邊角的一城一地得失，而是應該很好地把握全局的平衡，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每一手棋。總之，棋盤即是宇宙，即是天下——這就是「六合之棋」。據傳每次在下棋前，吳清源都要讀一遍《道德經》。看來這種「無為、無我、無欲、居下、清虛、自然」的思想，使吳清源克服了急於求勝的心態，心無旁騖，發揮出了最高水平。

吳清源的人生極為簡單，那就是「下棋」。一切看得開，放得下，人生豁達開朗，



吳清源圍棋會館一景。

作者供圖

活得簡單點，棋即人生，這就是他的人生意義。站在充滿古色古香的庭院裏，秋風蕩漾，綠蔭習習，回思棋聖，偶成一句短詩：「葉雨潤，百果香，收穫季節思棋聖。葉秋黃，酒醇美，驚然回首，斯人已逝，留下百年黑白人生。」

十五分鐘社區生活圈

初冬，媽媽來上海小住，我帶她參觀了我們社區的十五分鐘生活圈，媽媽連連稱讚，說回家也要向她們社區建議這麼做。

什麼是十五分鐘生活圈？是指從家出發，在步行十五分鐘範圍內可以到達社區食堂、圖書館、公園等生活場所。這是上海市政府為居民辦的實事，全市已有不少社區率先成為「十五分鐘社區生活圈」的規劃試點社區。

如今生活節奏加快，不少上班族很難有精力和時間買菜做飯，有些身體不好的老年人也不便每天出門買菜做飯。社區食堂的出現，為居民解決了吃飯難題。以我家的社區食堂來說，早晨六點就開門了，早餐供應豆漿、包子、鍋貼、餛飩、麵條、粥等三十多種小吃，滿足了不同食客的不同口味。午餐和晚餐，亦提供幾十樣菜餚，還會根據季節變化推陳出新，比如冬天就增加了燉盅、煲仔鍋等，吃得我們熱乎乎的。有時雙休日我和先生想睡個懶覺起來，散步一起去食堂就餐，輕輕鬆鬆，經濟實惠。

社區圖書館似乎也是一夜間造出來的。幾個月前的一天，看到街道公眾號推出社區圖書館開張的消息，才知道我家附近居然造了一個規模不小的圖書館。這對一個愛泡圖書館的人來說，是多麼開心的事。

當天晚上，我就散步去了圖書館。雖然在公眾號上已經瀏覽過圖書館的圖片，還是被現場的精緻和到位的細節驚住了。圖書



人生在線 陸小鹿

館專門闢出了閱覽室，提供各類報刊雜誌，有五六十種。圖書館的布置遠遠超越了我對社區圖書館的想像。不但空間非常大，圖書的整理分類也非常標準化，此外，還專門闢出了咖啡吧，提供咖啡機及咖啡豆，居民可以在這裏免費喝咖啡，看書、做功課。老人們則自帶水杯，圖書館內有無限量的熱水供應。這個冬暖夏涼空調開足的文化場所，成為附近居民閒暇時分消遣的好去處。

從前，我常抱怨附近沒有一個可供散步的公園。那時我們常在馬路邊散步，不時遇到紅燈及飛馳而過的車輛，空氣不好，也打亂散步的節奏和心情。後來，先生偶然發現家附近造了一個開放式的綠谷公園，紅色的跑道，綠色的小池塘，林蔭蔽日，花朵搖曳，還有帶階梯座位的露天小劇場和生態濕地園，瞬間覺得生活質量提高了，彷彿來到一個遠離城市喧囂和紛亂的庇護所。

確實，對市民來言，生活便利與否直接影響生活的幸福感和滿意度。其實我家並非位於滬上的高檔社區，但因為這些便民措施，我們社區成了外地朋友眼裏的「別人家的社區」。

十五分鐘社區美好生活圈，讓我感受到上海這座城的親民和濃濃的人情味。城市發展，不僅需要「高度」，更需要「溫度」。一座有溫度的城市，才是宜居宜業令人無限眷戀和由衷熱愛的城市。



君子玉言 小杏

不僅有原生生態，並且比比皆是。

香港四分之三的土地屬於郊野。海岸荒島、山巒岬角，除了政府設立的標誌柱（可據此了解里方位）、衛生間，除了簡單樸素的石階小路，除了幾家小土多店（多為已搬離的原住民經營，只在節假日過來出售簡單餐飲，有的只做豆腐花、昆布綠豆湯等甜品）——此外，就是一大片山、一大片海、一大片雲、一大片紅樹林、一大片野草，山隨意伸展、海隨意流淌、雲朵隨意漫遊、林草隨意生長，魚也是隨意閒遊。海下灣、芝麻灣、紅石門，見到一個人影都親切得要命，有時亦見到老外騎着山地車在崎嶇山路上跳躍前行，堪稱勇士。就連繁華的港島，西區摩星嶺、東區柏架山，離開鬧市咫尺之間，樹木參天蔽日恍若亞馬遜。這些地方貌似被人遺忘，更確切講是人被自然遺忘。只在你需要時，恰到好處地出現人工整修的痕跡，卻是極其克制，極其小心，只提供基本便利，絕不過度留痕。

——這種原生生態，體現在對於自然的尊重。

香港有諸多村莊，海島漁村、元朗農莊，仍有一些人靠捕魚種田為生，走入村莊，鄉約、宗祠、天后廟樣樣俱全，賽龍舟、搶包山年年熱鬧。多麼成功的商界大佬，也不忘拜觀音、拜天后媽祖。黃大仙、大嶼山大佛一年四季香火旺盛。歐洲範兒的赤柱，這邊是洋味十足的酒吧屋，坐滿老外；那邊是香火裊裊的天后廟，不乏人潮。塔門村魚排上品嘗剛出海的魚鮮，大澳高腳樓裏來一盤蝦醬通菜，俱是原汁原味。

——這種原生生態，體現在生活習慣的自得與堅守。

香港的原生態

香港國際化都市樣貌，底子裏仍有濃濃的市井味鄉情味。除了政府架構，眾多專業社團進行行業管理，多如牛毛的鄉親會宗親會互助聯誼參與基層治理。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街坊社會。這也是香港社會治理的一個特點。日前香港朋友L先生邀我去中環鋪記為一位京友餞行，旁邊坐着一位六十多歲的先生。L先生認識他，說其每天都來鋪記喝下午茶，坐固定位置，點一兩個固定餸菜加一兩個新菜。固定餸菜比如薑片松花蛋、燒鴨等鋪記招牌菜，這也是L先生每至必點的——L先生也是鋪記老客戶了，老夥計都認識他。社區裏，義工社工多年幫助住戶，家長裏短、脾氣秉性都熟悉。我曾拜訪土瓜灣一位七旬獨居婆婆好姐，她多年受到義工傑哥照顧，有事就找傑哥，情同家人。

——這種原生生態，體現在老人情老世故的社會紋理中。

一家小店，憑藉傳統手藝獨創風味，多年來代代相傳。做餐飲的，不加味精，憑着自家秘方，魚嫩肉香湯鮮樣樣獨到。做甜品的，真材實料一派天成，聞之香醇、入口軟糯。一鍋一煲，一湯一餸，老手藝一傳幾十年不變；老夥計一做幾十年不走；老店舖一開幾十年不搬；老客戶一追幾十年不捨。不搞擴張，不搞加盟，專注於斗方之間，守着一片一店。小小家庭生計，做成了老字號，甚至上了米芝蓮推薦榜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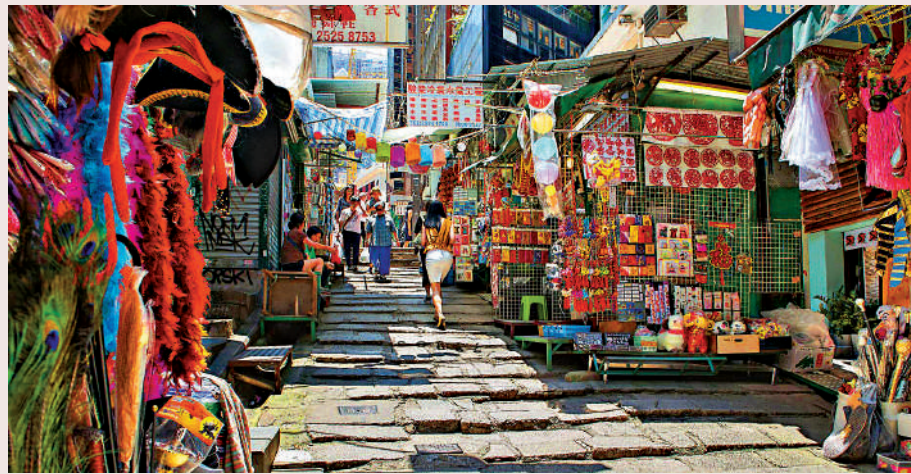
上環有家老字號陳意齋，創於一九二

七年，守着一間不大的門面獨家經營，堅持手工製作港式零食九十多年不變。前店後廠的老作坊老器物，模具蒸籠等均為木製。燕窩糕、薏米餅、杏仁露……聽聽就流口水。蝦籽紫蹄是用腐皮瀝了蝦籽包成卷，用草繩紮起來吃。很多港人從小吃到老，仍時常過來排隊買上幾樣。很多員工從青壯幹到老年，有老員工一生都被老闆包起：付首期買樓、家人生病、介紹老婆界埋酒席、供小孩讀書。這些聽起來不可思議的故事，在香港的老店並不鮮見。如果沒有這種文化，恐怕這些品牌也不能留住這麼多老夥計願意付出一生去傳承老手藝呢。

——這種原生生態，體現在香港家庭式的商業文化裏。

也是在中環，一家上海菜館。留意到一位男服務生服飾整潔得體，頭髮打了髮蠟紋絲不亂，端茶端菜輕手輕腳，離開時必躬身領首退下。舉止彬彬有禮，很是職業。聊了幾句，得知他原來在一位著名的報館老闆身邊做事，已年過五旬，說話聲音不高，用詞文雅，果然大戶人家出來的範兒。他面相年輕，我起初還真按他自我介紹稱他「小z」，得知其真實年齡後，我改稱Z先生。因為我覺得他做事的態度應該得到尊重。

——這種原生生態，體現在香港職業化的精神裏。不論從事什麼工作，都認真得體有分寸。可惜如今在年輕一代中，這般職業化和教養，已甚為少見。



中環的街巷充滿懷舊氣息。

資料圖片

古典也時尚

國家大劇院正在舉行「古典也時尚——第三屆國家大劇院舞台服裝展」。該展覽從國家大劇院原創製作劇目舞台服裝中精選近七十件套進行展示，表達「古典」與「時尚」交融碰撞迸發出的審美風尚。

圖為市民參觀歌劇《阿依達》的服裝設計。

中新社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京劇國粹也，屈指四大徽班進京，不過二百來年，京劇卻後來居上。一聲「二黃」，一聲「西皮」；一句「京白」，一道「水袖」；一領「青衣」一簇「花旦」；一張「花臉」一副「丑行」；唱念做打，紅遍京城。

北京城有三大戲台。頤和園內的德和園大戲樓，高三層，層層有戲、有台。三層樓之間有天井通連，底層還設有水井、水池，下龍宮去四海皆可入景。梨園有句話：紅不紅，上沒上過德和樓？其餘二樓分別是故宮中的暢音閣大戲樓，承德避暑山莊的清音閣大戲樓。自從徽班進京後，代代皇帝皆聽戲，王爺、貝勒中「票友」比比皆是，聽戲、唱戲成一種時尚雅好。京城的繁華之地皆有戲園子，皆有戲班子，也唱紅了一批聲貫梨園的大家：「道光十三絕」、「四大鬚生」「四大名旦」「四大淨丑」「四大武生」等等，也形成眾多流派，名家紛呈，百

打板就唱說京劇

花齊放；唱紅的戲目有百餘齣。

康熙皇帝六下江南，也曾十下戲園，當年北京城民間也有四大名園，廣和戲樓、華樂戲樓、廣德戲樓、中和戲樓，康熙皇帝不但在廣和戲樓看戲，而且還為廣和戲樓題寫一副對聯：「日月燈，江海油，風雷鼓板，天地間一番戲場；堯舜旦，文武末，莽操丑淨，古今來許多角色。」梅蘭芳第一次登台就在廣和戲樓，扮《長生殿》中的織女，扮相俊美，嗓音圓潤，從此出道。也有人言：廣和園走出梅蘭芳。

梨園有句老話：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國（即三國戲）。譚元壽曾言其曾祖譚鑫培會唱三百多齣戲。譚鑫培，中國京劇大師，譚派唱腔創始人，道光十三絕之一，他還主演第一部京劇電影《定軍山》。

京劇分四大「行當」：生、旦、淨、丑。講究四大功夫：唱、念、做、打。小時候進戲園子看戲，最怕是老生戲，掛着「髯口」捋着鬍子，一步三搖，邊說邊唱，站着唱，走着唱，最怕老先生坐下唱，一唱能把滿戲園子的小孩一起唱困了，唱睡了。直到掌聲、叫好聲迭起，方睜眼一瞧，謝幕，

散場，方知剛才一齣唱的是「捉放曹」。戴青紗帽，掛花白鬍子，着素長衫的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馬連良。

馬連良是四大鬚生中的頭牌，唱腔講究沉穩、細膩、含蓄、清淡、甜脆，娓娓動聽，餘音陣陣，醉人心腑。

譚鑫培是京劇老生的元老，祖師爺。譚鑫培唱紅、唱亮、唱出譚派時，馬連良還未出生，前「四大鬚生」余叔岩、馬連良、言菊朋、高慶奎都學過譚派的戲。幾經演變，後「四大鬚生」有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

譚鑫培功夫了得，唱腔了得，做工了得，能唱文亦能唱武，唱做俱備，是一九〇〇年前後最負盛名的老生。梁啟超為譚鑫培墓前題一輓聯：「四海一人譚鑫培，聲名卅載轟如雷。」譚老闆好生了得。當時皇城之內，從官到民，從商到兵，幾乎無人不會譚腔；皇宮之內，從太監到宮女，從皇子皇孫皇帝到皇后皇太后，沒人不會唱老生，没人不愛聽譚老闆唱戲。有譚老闆一齣戲，宮內半年吟說。「譚老闆」之後，四海之內，似乎再無一人。（一）